

日本學者

中國文學研究

譯叢

● 第四輯

現代文學專輯



日本學者中國文學研究譯叢

● 第四輯

—— 現代文學專輯

編譯 武鷹 宋紹香

吉林教育出版社

《译丛》主编

刘柏青

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



张连第

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



王鸿珠

吉林教育出版社编审、社长兼总编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为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学题辞

骆宾基

祝贺《日本学者中国文学 研究译丛》发行

秋吉久纪夫

1987年8月11日，我从重庆搭船沿长江而下，访问了何其芳的故乡——四川省万县凉风区大蒲池。作为外国人，我还是初次来访。那天，天空晴朗，万里无云。这里，丘陵环绕，满坡披绿，青风吹来，令人心旷神怡！田里，水稻长势旺盛，红薯叶蔓葱茏，某些地方真与日本的九州相似。当我来到布满天然石块的山坡时，一座新房前的庭院出现在眼前，这就是何其芳度过童年时代的地方——何氏家宅。门在我面前敞开，要是关着门就看不到里面。门扇的左右及上方，还残留着雕刻的花纹。在这里我真地领悟了《画梦录》文章的内蕴。抬头远眺，越过遥远的田野，每一块不同的山石，象卧地的黑豹，闯入了我的视野。尤其使我感兴趣的是包家寨，距离约2公里。陡然，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多年深藏心底夙愿终于如愿以偿了，我沉浸在欢乐之中……

我这次访问何其芳故乡，深深感到中国方面默默地给了我许多帮助。虽然并未完全适应旅途生活，但却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即使今天我闭上眼睛时，许多中国朋友的的笑容仿佛又浮现在我的面前。万县的黄濂清、罗汨，重庆的方敬、梁上泉，北京的卞立强、孙玉石等诸先生是我时常思念的中国朋友。

我19岁时立志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当然，那是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的事了。考入大学后，我喜欢写诗，当时可以说我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变化着的中国，它征服了我的心。我日夜想：有朝

一日我能跨过大海，驶向中国，去搜寻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我自己描下了导游图，心中悄悄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当我向如此生动活泼的文学运动探求之时，只有孑然一人。尽管如此，但是我想：曾经诞生过杜甫、李白等古代诗人优秀诗篇的国土，当然也一定会产生出与之媲美的现代优秀诗篇。基于这种想法，我才着手探索中国现代诗歌。

不久，我便手提照相机开始在日本国内东奔西走，搜集中国现代诗歌有关资料。正如我自己说过的那样，当时是非常好笑的，尽管非常勤恳、努力，但仍未能搜集多少资料。后来，我开始搜集上述何其芳的作品。1953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出版了他的《夜歌和白天的歌》第3版，其中《我看见了一匹小小的驴子》一诗征服了我的心。不久，我便翻译了他的包括该诗在内的好几篇诗歌，并撰写了《关于何其芳》的评介文章（《诗志地彙》1959年4月）。然而，该文十分不尽心意，其原因是缺乏原始文献和研究资料。

虽然，日中文化交流有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空白，但我仍然同许多日本与中国的，尤其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的志士同仁一样，通过以现代汉语为媒介的中国现代文学，彼此心心相连。我一直翘盼着“相互理解”这一天的到来。访问何其芳故居并藉此机会会见许多中国这方面的研究者诸君是我长期以来的愿望，我如同过电一般，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以上，仅以我个人过去的研究为例，简述了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实况。因此，我认为《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的发行具有真正的巨大的意义。祝日本和中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的进展！

1988年3月18日 深夜记

目 次

《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现代文学

研究专辑》序·····	骆宾基 (1)
鲁迅论·····	岛田政雄 (6)
鲁迅的战争文学·····	小野 忍 (10)
鲁迅《阿Q正传》·····	小野 忍 (13)
复仇的文学·····	藤井省三 (15)
郭沫若—南北文学统一战线的象征·····	菊地三郎 (42)
浪漫主义的郭沫若	
具有现实的行动力·····	须田禎一 (55)
一棵苍劲挺拔的参天大树·····	小野 忍 (58)
谈叶绍钧的童话·····	实藤惠秀 新岛淳良 等 (72)
叶绍钧是一位名副	
其实的“人生派”作家·····	竹田 晃 (77)
《法西斯细菌》表现出了夏衍的深邃的思	
想和温馨的人情味·····	松本 昭 (82)
谢冰心的身边 童 话·····	新岛淳良 等 (88)
丁玲论·····	中岛 碧 (91)
丁玲笔下的少男少女·····	新岛淳良 等 (117)

巴金文学一破一立的近代“憩园”……………菊地三郎 (120)

文学不能脱离人生而应同其紧密相联

——巴金的日本文学观……………小野 忍 (126)

幽默作家老舍的创作道路……………立间祥介 (139)

“老舍具有契诃夫的微笑和

高尔基的苦涩”……………冈本隆三 (148)

一部值得惊异的杰作

——论《雷雨》的艺术魅力……………影山三郎 (157)

张天翼的小说与童话……………伊藤敬一 (164)

张天翼儿童文学短论……………新岛淳良 伊藤贵磨 等 (175)

诗人冯至……………小野 忍 (179)

赵树理小论……………小野 忍 (182)

新的人民文学的方向——赵树理

及其作品简论……………小野 忍 (188)

《暴风骤雨》使我们看到了一个

不寒而栗的真相……………鹿地 亘 (195)

一部值得阅读的作品《暴风骤雨》……………安岛 彬 (201)

东北作家骆宾基……………小野 忍 (206)

抗战后期骆宾基的小说……………西野广祥 (211)

一部抗战文学纪念碑式的作品……………桥本万太郎 (219)

《白毛女》是中国式的新歌剧……………长谷川良一 (225)

早期的林语堂……………小野 忍 (230)

论林语堂的“良识的哲学”……………吉村正一郎 (232)

周作人与儿童文学……………松枝茂夫 等 (236)

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目录索引(四)……………刘庆澄 辑译 (241)

附录: 用文艺来沟通中日两国人民的思想感情——日本

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概观……………宋绍香 武鹰 (257)

《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现代 文学研究专辑》序

骆宾基

吉林教育出版社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曾出版过许多有价值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著作。近年来，他们又不定期地编辑出版《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这对加强中日两国的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无疑是一件大好事，是值得庆贺的。

武鹰和宋绍香同志近年来，从我国作家及其亲属手中搜求了大量的日本学者赠送的资料，从中编译出30多万字打算出书，现应吉林教育出版社之约，从中选出近20万字，作为《译丛》第四辑出版。他们要我写几句话，意在向国内读书界作推荐。事关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伟业，应尽这份职责。但我非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家与译植的研究者，只能从个人有限的接触中写出自己的印象来，以表祝贺。

1983年3月12日，日本东京都庆应义塾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讲座教授西野广祥先生偕其青年时代东京大学的同学，现任东京法政大学副教授的市川宏先生作为我私人的朋友，到北京对我作首次访问。这是西野广祥评论我的《抗战后期文学作品》一文译出后，我们初次“天涯若比邻”式的会面，因为市川宏是我的《萧红

小传》的译者，因而可以说是“海外来知己”了。为了方便访问，他们特意住到前门饭店。

但事有意外，这次访问，本是在3月间的通信中约订的，不想两天前又接到一统战部门的会议通知，因此，我们12日只能作半日谈。写信改期已来不及，只好在远客下榻的地方，留一欢迎信件，并说明自己的遗憾！民航机是夜11点到达的。于是西野、市川两教授临时改变了日程，另与在京侨居的日本友人聚会了。

这样，三个半天的会面，既未谈及我的作品，也未谈及我的文学创作生涯。我只简略介绍了中国当代文学一些自己读过的可以译植的作品，及值得日本朋友注意和研究的北京中青年作家，如王蒙、刘绍棠、从维熙，还有陈祖芬和她的报告文学等。次日的私人便宴在和平门的烤鸭店，并临时约了80年代在中国文学界初露头角的戈悟觉与当时在深圳特区日报任编辑的刘景华夫妇三同志作陪。第三日是辞行之晤，不过西野教授透露了一个消息，说9月或有机会，市川副教授准备再次到达北京作三个月或六个月的逗留，因而还会见面的。

这次专访未能如愿，双方都深感遗憾，而我格外歉然。

二

“君子之交淡如水”，无须详述，我女儿小欣代我去前门饭店送别时，约了北京市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人员韩文敏女士一同去。后者在我家便宴时已经和她的日本同行相识了。在这次饭店饯行的谈话中，西野广祥教授为我们留下了值得我们及文学评论者深思的几句话。

话题是从我的文学作品谈起的。

韩问：“骆宾基的作品在日本为什么会使那么多人感兴趣呢？”

主要原因在哪里？”

西野答：“日本读者喜欢散文诗式的作品，他的小说是抒情的，我们喜欢抒情的东西。”

韩说：“是的！他的作品是抒情的。但我们中国评论家往往是从政治性上看作品。因为他的抗战时期的小说，政治性上不强，因而评价不高。”

西野答：“不！不！他的作品政治性是大大的！在里边呀！《北望园的春天》那些知识分子，生活那么苦都怀念着失去的家乡土地……抗战在里面大大的啦！”“《生活的意义》那么些前线回来的战士，不安心学习，想着回前线杀敌，抗战大大的啦！”

显然，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评论家和我们40年代大后方以文艺评论权威自许的评论家，在文学与政治关系方面的看法是迥然不同的。我这里不避“自溢其美”之嫌而记载下来，主要是因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的权威评论者在要求文学的政治性或社会效果方面，如果自己不从旧的“左”的美学或机械唯物论的艺术观领域里解放出来，自然不会同意萧红的《呼兰河传》是“反封建”的典型文学作品的评价。

三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日本取得的政治效果的实际例子，有的是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不妨以《北望园的春天》为例。

在北京外语学院的奥平卓先生，是市川的东京大学时期的同学，都是著名的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小野忍、饭塚朗齐名的竹内好的学生。

1984年春节，市川作为与北京大学的副教授交换的专家偕唐诗译者奥平先生来我家共度“除夕”之夜，由于酒意颇浓，奥平先

生在闲谈中用不熟练的汉语告诉我：他们是在大学时代的挚友，共同读了《北望国的春天》后，引起了无限的感慨，后来便在东京大学编了一套“丛书”出版，取名就叫“北望丛书”。

“啊？你们也北望么？”

“我们是‘北望’失去的库页岛那部分领土呀！”市川答。……

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影响，还须从宏观方面来探索的。

四

西野教授归国后，通信中他提出了关于《乡亲——康天刚》那篇小说里的的问题，要求作者作出解释。首先是关于“大卯星、二卯星、三卯星”的学名，次则是关于“火房”与“伙房”的区别。还有关于人参之称“四品叶”的问题。这都说明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正如老舍作品研究者在日本出版了关于老舍文学作品语言方面的专著，诸如“腆着肚子”也给特别作出例解一样，这也应对于我们自己有所启发！

五

不仅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有着广泛的影响，而且著名的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们的精神也反映着中国古汉学方面的优良传统：崇尚人的品格和气节。

譬如，日本的20年代著名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由于反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我东北三省的战争，被日本警察活活打死而不屈的凛然大义，便为中国文艺界如楼适夷、蒋天佐诸同志时常称誉。50年代以后，这种坚持真理与正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日

本也仍然如巍峨的富士山，端然不移受人尊崇。

例如市川副教授的老师竹内好，原是丁玲及其作品的研究者，自然对这位20年代就走上中国左翼文坛的女作家怀着尊崇之情。而当他所尊崇的研究对象于50年代末受到围攻与诬蔑而作为“反革命集团”的人物流放于黑龙江之后，竹内好教授不但停止了研究，对于访华的约请，也婉言谢绝。据说直到60年代，郭沫若曾在剧作家杜宣访日时，特囑他以郭老的名义邀请日本文学界与小野忍教授齐名的竹内先生来作一次访问。但仍为竹内所辞谢。显然，对于丁玲的批判和“反革命集团”一分子的结论，是刺伤了这位有着中国古汉学修养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大师对于中国文化热爱的感情，他认识到，这是与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符的。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左翼革命文学，因为它在中国的民族危亡之秋，发挥了巨大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他是很想到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游览一番的，但他更爱真理！为了表示抗议，他仍然谢绝了这个宠遇式的邀请。在日美订立同盟协约时，竹内是组织并支持他的得意弟子、东京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讲座的学生们参加街头示威的，这是在另一面反映了对于中国深厚的友谊，象一个金币的两面一样；但在中国十年浩劫之始，所有竹内的参加过当年街头示威的学生：西野广祥、市川宏、奥平卓等等，都是热衷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译植的人物，却都停止了这一研究而转向中国古代的汉学研究了，如西野与市川都有关于韩非子的研究著作。这岂不同样有着深深爱着我们中国的崇德理而非暴秦的寓意么？

因之，可以说，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治学精神是值得我们尊重的，而更值得我们尊崇的是他们那种渗透了古汉学的卫护真理与正义的精神！

1988年6月2日 于北京

鲁迅论

島田政雄

民族之魂的工程师

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是中华民族之魂的工程师。从懂事以来，他便和众多同胞一样，挣扎在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水深火热之中。例如，他在其最早的小说集《呐喊》的《自序》中就说过：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药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18岁那年，鲁迅到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在那里学到了物理、数学、历史、化学卫生论等课程。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呐喊·自序》）

但是，鲁迅学医不久，在学校里，有一次放映关于日俄战争的电影，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他说：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同上）

《狂人日记》的意义

鲁迅从事文学的动机，是为了改造国民精神。但这决非容易的事。鲁迅当时的祖国太黑暗了，几乎使人窒息。不知有多少次，鲁迅曾被绝望所包围。后来，俄国十月革命的声音传来，以及随之而起的祖国青年们的激进行动，给了鲁迅以莫大的激励和鼓舞。于是，他于1918年4月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纪元，发表了处女作《狂人日记》。鲁迅借一个被迫害的狂人之口，激烈地抨击了“人吃人”的社会制度。

1928年，鲁迅学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在此之前与之后可分为鲁迅思想的前期与后期，这是鲁迅研究的一个

常识性问题。但是，我反对所谓“前期的鲁迅思想是进化论，后期的是阶级论”这种机械的分法。鲁迅一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的立场是不容质疑的。我赞成把1927年看成是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为那一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以民族命运为自己命运的鲁迅思想，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鲁迅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变为自己的东西，这是他艰苦奋斗的结果。

这篇作品(《狂人日记》)，响应《新青年》文学革命的倡导，是最早问世的白话(口语体)小说。因而，实际上，它成了鼓舞青年人向中国新文学进军的宣言。

鲁迅的小说超过了批判的现实主义

鲁迅的小说较之批判现实主义又前进了一步。这是中国文学研究者的一致见解(苏联的文学者，例如法捷耶夫等人，也有相同看法)。鲁迅的其他小说，如《风波》中爱挑毛病的九斤老太、赵七爷，《故乡》中的闰土，《在酒楼上》的纬甫，《肥皂》中的四铭，《长明灯》中的吉光屯的村民们，《高老夫子》中的主人公，《孤独者》中的魏连受，这些人物都是处在旧社会重压下的不幸的人，还没创作出新社会无产阶级的典型形象，其重点还没有放在即将产生的新生事物上，而是放在行将灭亡的旧的事物上。但不能因此就说鲁迅对现实的批判同古典的批判现实主义一样。……

鲁迅的人道主义

这一点，鲁迅经常用“人性的恢复”来表示。鲁迅的“人性”与高尔基的所谓“人的尊严”，我看，其意义是相同的。我们经常将

高尔基同鲁迅作比较，我认为，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二人是相似的。高尔基极端憎恶那种以浪漫主义的、观赏的态度来描写人类的不幸与痛苦。高尔基对我们说过：“那不象是压在生活最底层的人，而是靠吸骨髓长大的。”这句话至今还严肃地回荡在我们耳边。高尔基的人道主义，使他的作品塑造出了众多多彩多姿的文学形象，鲁迅也是如此。在他的作品中，他每每攻击那些把他人的痛苦作为笑料的家伙的行为，如在《孔乙己》中即如此。在《一件小事》中，他从正面，指出了人性的伟大，而在后来，就更清楚地指出：这种“人性”，就是无产阶级人性。

与高尔基的人道主义一样，鲁迅的人道主义（“人性的恢复”）也与欧洲的人道主义不同，与庸俗的所谓人道主义更不同。用高尔基的话来说，就是在认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力量”的基础上，充分保证新的一代人的教养与成长。鲁迅也曾说过“国民性的改革”（“改造国民性”），这与高尔基这一观点，几乎具有相同意义，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指出应以社会制度的改革为前提。

译后记：

作者岛田政雄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1912年生于日本鸟取县，1929年毕业于鸟取县立第一中学。1946年前在上海任商社嘱托、《改造日报》评论员。归国后任中日文化研究所所员、日中文化协会理事、《中国文化通讯》主任编辑、日中友好协会工作人员。主要著译有：《暴风雨中的中国文化》、《中国新文学入门》、《虾球传》、《李家庄的变迁》、《青春之歌》等。

本文节译自岛田政雄著《中国新文学入门·I. 二、“五四”时期的创作》，题名为译者所加。

（宋绍香译）